



陈炳应先生对西夏学的贡献与垂范

赵天英 陈虎

摘要：已故陈炳应先生对于中国西夏学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和良好垂范。一是治学范围广博，涉及西夏历史文化重要专题；二是研究方法多样，兼收文字、文物与文献互证之果；三是学术成果丰硕，惠及学林与社会。

关键词：陈炳应 西夏学 历史

陈炳应（1939-2008），福建诏安人，著名西夏文史专家。1961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甘肃省博物馆工作，曾任甘肃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主任、《陇右文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1961 年，陈炳应先生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凭着良好的史学基础，敏锐地意识到馆藏的西夏文、古藏文、回鹘文、梵文、佉卢文等古代民族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西北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便开始着手研究这些资料，每天白天到省图书馆查阅、抄录相关文献，晚上则研究、写作。从 1961 年秋到 1962 年底，已经抄录了西夏文、古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的资料、字典多种。因为见到的西夏文文献比较多，便开始着手翻译西夏文文献。1962 年底，把尘封多年的天梯山石窟发现的一批西夏文佛经和发愿文翻译出来，写出论文《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①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西夏学家、语言学家王静如先生阅后给予肯定，延邀他到北京与其研究生史金波、助手白滨一同学习。1963 年 4 月~6 月，陈炳应前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随王静如先生研习西夏文史。在学习期间他遵照王先生的要求，用复写纸认真抄校西夏文《音同》一书，装订后存民族所图书馆一份，至今民族所图书馆仍保存着陈先生的这一抄校本。1964 年 9 月~10 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进行专题考察。陈炳应先生参加了此次考察，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洞窟寻找、抄录题记和翻译西夏文题记。^② 陈炳应先生的这些工作对西夏洞窟的认定、西夏文史资料的收集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中国社科院的学习和对莫高窟、榆林窟的考察，奠定了陈炳应先生的西夏学研究基础，自此他一直从事西夏文史研究，著述颇丰，成为我国西夏学界的一代名家，在西夏学研究方面有诸多贡献。他研究成果的丰硕、治学方法的独到以及执着的精神，都值得推崇与学习。

一、广博的治学范围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历来有记录少数民族历史的传统。我国有着众多的民族，纷繁复杂的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过程，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少数民族史学，便成了中国

^①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3 期，第 46 页。

^② 陈炳应《缅怀恩师王静如教授》，《陇右文博》2006 年第 1 期，第 57 页。

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各民族历史的方方面面。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如此广博的内容，要想全面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纵观陈炳应先生的研究成果，他却涉及到了许多内容，与西夏文献考释、文物考古、民族关系、西夏军事、西夏的经济与科技、西夏社会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均有触及并且创获良多。

西夏学的兴盛，得益于地下资料的出土，正如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国学大师所言的那样，西夏文献这一“新资料”的发见，兴起了“西夏学”这门“新学问”。然而，西夏学研究的一大难题，便是西夏文字的解读和西夏文法的认知。只有过了文字关，才能够释读西夏文献，作进一步的研究。陈炳应先生步入西夏学殿堂时的1962年，西夏学的研究虽然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之久，然而，大部分的西夏文字却仍然没有被解读。很自然地，西夏文字的研习与西夏文献的考释，便成了陈先生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西夏文是一种死亡的文字。面对浩如烟海、难以释读的文献，决心去认识、熟悉、介绍、研究它，这需要有数十年如一日坚忍不拔的巨大勇气和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①陈炳应先生正是秉承这种执着的精神，在西夏文献的释读方面，着力甚巨，著述颇丰。这些文献的考释工作，既有文字的认知，也有专题的研究；既是资料的提供，也是研究的推进，对西夏学的研究有很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陈炳应先生在西夏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功力深厚，难以企及。《西夏文物研究》一书是研究西夏文物的专著。《西夏探古》，^②对西夏文物，特别是对甘肃境内的西夏文物进行了很好的研究。^③此外，陈先生也对甘肃的文物和文化遗迹做了诸多研究。文献的考释、文物的研究，目的在于探求历史的演变，也为了再现西夏社会的真实面貌。陈炳应先生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也很注重对西夏社会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研究。

中古时期的中国文化，多元并蓄，异彩纷呈。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既是对历史脉络的分析，也是对多元文化的透视。因此，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对史学工作者在逻辑归纳能力上有着更高的要求。陈炳应先生对西夏与周边民族的相互关系、政策的交互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收获不菲。西夏的军事，无论建制还是兵器配备，在同时期都处于先进的地位，加上西夏人的骁勇善战，给西夏的军事故事披上一层亮光，成为影视作品良好的题材。然而严肃的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过硬的考据之功，这一点在陈炳应先生有关西夏的军事论著中多有体现。

为深入探索西夏，陈先生大胆跨出历史学的传统范围，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开展对于西夏经济的研究。先生主要着力于贸易和钱币，尤其是对西夏钱币多有论述。他还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开展西夏科技方面的研究。早在其《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中，就有关于西夏医学和历法的专门论述。陈先生对科学技术中纺织技术史的研究，走出了西夏，扩展到西北，面向全国。他多次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数篇并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④在学界影响卓著。

二、多重的研究方法

陈炳应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又懂得西夏文，在博物馆的工作中，接触到许多文物，所以他既能充分利用传统文献、文物资料，还能对西夏文文献加以挖掘，是一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独具特色。

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然没有掌握成册的西夏文原著，于是研究者们便不得不兼及出土文物的考释和介绍。^⑤陈先生对西夏文物的研究并不完全是因为材料的限制，还有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对文物的研究也和文献的考释紧密结合，这不光是“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也是西夏学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例如对《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研究。此碑自嘉庆九年（1804年），

^① 史金波《西夏学百年回顾》，《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② 陈炳应《西夏探古》，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③ 史金波《西夏学概说》，《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④ 陈炳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⑤ 聂鸿音《西夏研究小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49页。

由张澍发现后，几经著录，都未详尽做研究。而陈先生看到此碑的重要性，再次著文介绍，文中没有再赘述录文，似乎与文献考释关系不大，实际上先生著文除了介绍这件文物以外，主要还是为了指出其所载文献的重要研究价值，详述其证史，补史之作用，文载《文物》1979年第12期，后又收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介绍（一）》和《西夏史论文集》。这种文物研究与文献考释研究紧密结合，同时兼顾传统文献记载的研究方法是陈先生西夏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一个亮点，在他的诸多著述中均有体现。

历史遗址之艺术魅力的感召往往先于对其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完好的建筑遗存或者留有艺术佳品的遗迹被关注得较多，而缺乏这些特质的遗迹往往被大家忽视。既有史学基础又懂考古研究的陈炳应先生，敏锐地认识到西夏遗址对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他的《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中，将遗址、文物、文献等同并结合起来研究。既从实物方面说明问题，又阐释出地理方位对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钱币的研究也是如此，考古界对钱币的研究，在鉴定方面用功至深，但往往淡化了其作为交换媒介所承载的经济学方面的信息。陈先生有关钱币方面的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他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大多以考古入手，探求其背后所反映的经济、政策等信息。

从前面对陈先生研究内容的介绍，便可窥见他广博的治学范围和不菲的成就，这需要的是扎实的功底、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当然，这也与他锁定西夏为主要的研究目标直接相关，以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谙熟为基础，展开了这一领域内多方面的研究，是由“专”走向“博”的。虽不能说这种以“专”及“博”的研究方法是学术成功的不二法门，但它的确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此外，陈先生的研究著述中，每论及一个问题，大多能够把相关的文物拉进来作为旁证，这不由使人想起以诗证史的《元白诗笺证稿》来。二者的共同之处便是开创了多途径的资料来源，使考证更有说服力，更加生动直观。

三、丰硕的学术成果

陈炳应先生一生致力于西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下面试举几例。

《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是根据克恰诺夫的《新集锦成对格言》^①附录原文的影印件，翻译而出的。1989年，克恰诺夫教授访华，将自己的著作《新集锦成对格言》赠予陈炳应先生，先生遂根据其附录的原文影印件译出了汉文。^②受到克恰诺夫教授和国内西夏学界的高度评价。^③这本书的出版，让人们了解到了西夏人的文学作品，其内容又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谚语，所以从这些谚语里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西夏人的社会、习俗、价值观、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对西夏社会的研究意义重大。与此相同，陈炳应先生的《贞观玉镜将研究》也是根据克恰诺夫先生所赠《十一至十三世纪西夏和宋朝的军律文献》中的《贞观玉镜将》原文影印件翻译研究的，^④对西夏兵制、军法、兵书及其源流都做了研究，使西夏军事轮廓趋于清晰。

《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于1985年出版，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西夏文物的专著。作者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了国内外的文物资料，加上作者对某些西夏遗址、遗物的实地观察所得，撰成此书，是作者常年的研究成果。因此，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可谓当代西夏文书档案研究的集大成者，^⑤也

① Е. И. Кычанову (克恰诺夫)《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драгоценные парные изречения. (新集锦成对格言)》，莫斯科，1974年。

② 陈炳应《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前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③ 克恰诺夫著，杨富学、裴蕾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西夏文文献之收藏与研究 (Танутский фонд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его изучение.)》，《西夏研究》2010年第3期，第14—24页。

④ 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 高宗池、赵彦龙《20世纪西夏文书档案史研究综述》，《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39页。

是填补空白之作。专著《西夏探古》，^①对西夏文物，特别是对甘肃境内的西夏文物做出了很好的研究。^②

2003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炳应、刘兰生主编的《遥望星空：甘肃考古文化丛书》。其中《古代民族》由陈炳应、卢冬撰写，该书探讨了甘肃境内古代民族的历史文化。书中论述除关注文献记载的考证以外，也多关涉文物与遗迹的考察，是甘肃民族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陈炳应先生为甘肃省博物馆馆刊《陇右文博》的创办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96年，《陇右文博》创刊，陈炳应先生任主编。该刊是文物考古、博物馆学方面的综合性学术性刊物。自创刊以来，本着及时宣传国家的文博政策，反映甘肃省文物考古新发现和科学研究新成果，交流总结改革开放形势下搞好文博战线各项工作经验和成就，活跃文博系统的宗旨，在总结文博工作的经验，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文博事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成绩。陈炳应先生积极为馆刊写稿，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还向业内知名专家约稿，并且每期都寄送相关学者阅读，从而使刊物的学术性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

既是史学研究者，更是文博工作者的陈炳应先生，善于学习，刻苦钻研，不断进取，知识广博。他工作勤奋，作风踏实，学风稳健，待人谦和。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以其如椽之笔，或西夏文字，或西夏历史，或西夏考古，写出了许多充满灵性的文章，于西夏学的研究与推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既是西夏学界的名家，也是甘肃省西夏学的支撑者和领军人，更是甘肃省博物馆优秀的文博工作者。

附 炳应先生研究成果目录

一、专著

1. 陈炳应 《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陈炳应 《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陈炳应 《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4. 陈炳应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5. 陈炳应 《西夏探古》，《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6. 陈炳应、卢冬 《古代民族》，《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二、论文

(一) 文献考释

1. 陈炳应 《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46页。
2. 陈炳应 《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1979年第5期，第92—93页。
3. 岳邦湖、陈炳应 《我国发现的西夏文字典〈音同〉残篇的整理复原与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9—185页。
4. 陈炳应 《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49—58页；《敦煌研究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524—544页。
5. 陈炳应 《珍贵的西夏语音材料》，《民族语文》1987年第4期，第63—65页。
6. 陈炳应、史金波 《西夏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1—136页。
7. 陈炳应 《几件特殊的西夏文物试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2—95页。
8. 陈炳应 《〈天盛鼎新律令·物离库门〉译释》，《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1—209页。

① 陈炳应《西夏探古》，《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② 史金波《西夏学概说》，《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9. 陈炳应 《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10. 陈炳应 《西夏律令中的水利资料译释》,《陇右文博》,2001年第1期,第29—41页。

11. 陈炳应 《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前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二) 文物考古

1. 陈炳应 《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文物》1979年第12期,第86—87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介绍(一)》,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7—121页;《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9—462页。

2. 陈炳应 《技艺双绝铜奔马》,《丝绸之路》,1979年第1期,第19页。

3. 陈炳应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考古与文物》1980年,《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6—554页。

4. 陈炳应 《兰州、张掖出土的汉代铜车马》,《文物》1988年第2期,第47—49页。

5. 陈炳应 《北魏曹天护造方石塔》,《文物》,1988年第3期,第83—85页。

6. 陈炳应 《新发现的西夏文物述论》,《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3—150页。

7. 陈炳应 《甘肃出土的几件铳炮研究》,《陇右文博》,1999年第1期,第3—11页。

8. 陈炳应 《雷台墓的年代研究》,《陇右文博》,1999年第2期,第8—18页。

9. 张宝玺、陈炳应 《西夏木版画》,《陇右文博》,2000年第1期,第34—37页。

10. 陈炳应 《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文览珍》,《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三) 民族关系及西夏社会

1. 陈炳应 《略论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8—144页。

2. 陈炳应 《西夏时期党项族与汉族关系试析》,《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3—267页。

3. 陈炳应 《也谈甘州回鹘》,《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36—42页。

4. 陈炳应 《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78—90页。

5. 陈炳应 《辽夏关系及其相互政策》,《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47—95页;《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改革出版社,1991年,第30—38页。

6. 陈炳应 《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史论述》,《陇右文博》,1998年第1期,第54—65页。

7. 陈炳应 《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二州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2期,第68—72页。

8. 陈炳应 《从敦煌资料看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第86—95页。

9. 陈炳应 《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164页。

10. 陈炳应 《西夏的印章制度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79—84页。

11. 陈炳应 《党项羌人的习俗》,《丝绸之路》1995年第6期,第37—39页。

12. 陈炳应 《西夏建筑略说》,《陇右文博》1998年第2期,第46—56页。

13. 陈炳应 《西夏人的宇宙观》,《〈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第30—35页。

(四) 经济与科技

1. 陈炳应 《西夏钱币述论》,《甘肃金融》1987年增刊《甘肃钱币专辑》(增二),第28—31页。

2. 陈炳应 《关于西夏钱币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第18—22页。

3. 陈炳应 《西夏文“福圣宝钱”辨证》,《甘肃金融》1989年增刊《甘肃钱币专辑》(增三),

第 35—38 页。

4. 陈炳应 《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中国钱币》1991 年 3 期，26—35 页。
5. 陈炳应 《西夏法典中的货币》，《中国钱币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年，第 141—148 页；《新疆金融》1991 年增刊 2，第 87—92 页。
6. 陈炳应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钞》，《中国钱币》1992 年第 2 期，第 75—76 页。
7. 陈炳应 《西夏的衡制与币制》，《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 年第 9 期，第 37—43 页。
8. 陈炳应 《西夏货币制度概述》，《中国钱币》2003 年第 3 期，第 39—42 页。
9. 陈炳应 《西夏冶金业初探》，《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15—223 页。
10. 陈炳应 《西夏的蚕桑丝织述论》，《宁夏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第 49—58 页。
11. 陈炳应 《西夏人对活字印刷术的杰出贡献》，《西夏学》第 1 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11 页。
12. 陈炳应 《甘肃、新疆的蚕桑丝织探源》，《陇右文博》1991 年第 1 期（创刊号），第 138—14 页。
13. 陈炳应 《中国纺织科技早期史述论》，《陇右文博》1992 年第 2 期，第 44—58 页。

（五）军事及其他

1. 陈炳应 《西夏军队的兵种兵员初探》，《固原师专学报》1989 年第 1 期，第 10—16 页。
2. 陈炳应 《西夏兵书〈贞观玉镜将〉》，《宁夏社会科学》1993 年第 1 期，第 56—62 页。
3. 陈炳应 《西夏文化评介》，《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第 39—40 页。
4. 陈炳应 《〈马可·波罗游记〉甘肃部分考释》，《陇右文博》1997 年第 1 期，第 49—54 页。
5. 陈炳应 《也谈〈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问题》，《陇右文博》1997 年第 2 期，第 61—71 页。
6. 陈炳应 《缅怀恩师王静如教授》，《陇右文博》2006 年第 1 期，第 57 页。

（作者通讯地址：甘肃省博物馆历史部 兰州 730050；甘肃省博物馆工程部 兰州 730050）